





凡味書以高野古鈔本校之

篇題是古

凡古書有序  
曰二字者皆後  
人所加

# 帝範序

唐太宗文皇帝撰

序曰序次也又述也朕聞大德曰生易繫辭曰天

德在乎天地之盛大寶曰位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

者在於位耳寶是重貴之物貴也辨其上下樹之君

臣曲禮曰君臣上下非禮所以撫育黎元封禪文

福以浸黎元撫慰勉安之也黎衆也漢文帝詔鈞

陶庶類董仲舒賢良策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鈞之上師古曰陶家謂轉者為鈞蓋取周迴自非

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



克明克哲允武允文

梁武帝立大子詔曰今代宗

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皇天眷

命尚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也謂天命歸之也○按歷數在躬論語堯曰咨爾

注尊而稱之稱當作君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東

爾躬歷數天道也賦曰俯協河圖之靈故云靈圖乃帝王符應也老

言天道在汝身也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亦帝位也此言握靈圖臨

賦曰俯協河圖之靈故云靈圖乃帝王符應也老以翠嬀荐唐堯之德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賢到

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亦帝位也此言握靈圖臨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元圭錫夏禹之功尚書

畢龜還水中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元圭錫夏禹之功尚書

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疏曰水之功盡加于四海

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元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

功以元為天之色天謂之元丹字星祥周開八百

之祚中候感應云文王受命有赤雀銜丹書入豐

引河圖曰蒼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

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後終八百餘年

開興也祚國祚又位也○按中候云素靈表瑞漢

入豐鄘止于昌戶乃屏稽首受最啓重世之基高帝紀曰高祖被酒夜行徑澤中令

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

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為夜哭人問姬何哭姬曰人殺吾子人曰姬子何



四帝共四百 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

矣 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

此詳之自堯禹周漢以來興業之君皆 昔隋季版

有符命豈許以智力爭奪而得者乎 版毛詩作板凡伯刺厲王詩篇名也反也反先

蕩 王之道也蕩者召穆公刺厲王詩篇名也蕩者

言蕩蕩然法度廢壞也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蕩

蕩然廢壞今云板蕩是合二詩之篇各目之也以

隋文創業纔至煬帝荒淫暴虐又 海內分崩 論語

過于厲王者矣故亦曰板蕩耳 先皇以神武

崩離折又華譚策曰臣聞漢末分崩 英雄鼎峙言四海之內分裂崩壞 先皇以神武

之姿 謂高祖也高祖諱淵周上柱國李虎之孫唐

受隋禪改元武德廟號高祖 當經綸之會 易屯卦

言高祖有神明武略之雄姿 當經綸之會 大象曰

君子以經綸解絲棼者綸之經之君子經綸以解

屯難也凡事有未決反復思念亦經綸之象蓋謂

天造草昧之時 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

也會猶際也 斬靈蛇者是借漢祖之事以喻禎祥也按唐諸

樞志籍高祖未嘗有斬蛇之事啓金鏡者金鏡喻

光明之道也考靈騶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注云

金鏡喻明高祖當煬帝之賊虐暴陵天下昏暗至

甚也高祖挽天河洗甲兵宇宙妖氛一滌而淨豈

非開光明之道哉啓開也亦猶隋失金鏡高祖得

而啓之也謂重開清明之道也天樞天機握天樞

猶得天機也握持也○按秦失金鏡二句出尚書

帝命驗此作然由五嶽含氣 五嶽泰華衡崑恒秦

考靈曜似誤然由五嶽含氣 山者山之尊一曰岱

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

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華者變也萬物成變由於

西方衡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崑高也言高大

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五岳含氣謂鬱而







**乘慶天潢**魏王固表曰王孫公子不鏤自離非鸞則鳳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潢天河也謂

乘履慶祥高遠之**登暉璇極**梁簡文帝謝為皇太子表曰臣以毓慶雲

霄憑暉璇極璇極謂寶位也登升也暉顯也○襲

按上二句文苑英華作既承祐天潢澄清璇極

**重光之永業繼天寶之隆基**易離卦大象曰明兩

于四方鄭康成曰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

先之象堯舜禹文武之盛也又崔豹古今注曰明

帝時為太子樂府辭云日重光月重輪山重暉海

重潤重光是太子之事也已上皆太宗自敘本末

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方始正儲官繼登寶

位○按大寶文苑英華作寶籙注山當作星

**兢兢若臨深而御朽**詩小雅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索之馭六馬言我雖功業如此自即位以來猶常

恐懼戒慎如臨淵馭朽耳太宗可謂居安慮危善

守成也**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言我一曰戒謹加

者善始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汝爾也鍾聚也謂

於父母慈愛**義方多闕**左傳曰教之以義方義宜也裁

之慈愛**庭訓有乖**論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不學

學禮此庭訓之道也乖違也**擢自維城之居**詩云

惟寧宗子維城維城藩障**屬以少陽之任**梁簡文

也蓋太子始封於晉也**明太子箋曰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責少陽東方**

帝範

年通領并州都督十七年太子承乾廢而魏王泰

次當立亦以罪黜乃立治為皇太子故曰擢自維

城之居屬以少陽**未辯君臣之禮節**左傳曰君臣

之任也任位也



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曰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斂曰

知民之言太子生長深宮安能朕每思此為憂未嘗

不廢寢忘食太宗言我嘗以此為憂自軒昊已降

迄至周隋軒昊者三皇五帝也其詳注見於以經

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

荀悅漢紀序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經緯開創者也纂承守成者也縱曰經橫

曰緯又南北為經東西為緯言於中興亡治亂之道煥然明白可見者○按注引荀悅語乃漢紀高

帝紀序非所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

為近誠云耳言我是以開明前古君臣興亡治亂之實跡廣觀經史傳籍採酌其要領

可法之格言以為切近之鑒戒者矣○按覽文苑英華作採



帝範卷一

唐太宗文皇帝

帝者天之一名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  
 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  
 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又曰察道者帝又  
 三皇五帝三王或曰帝既天之一名而以三  
 皇居先是優於帝而過於天邪曰三皇不能  
 過天但優於帝矣何以爲優以遂同天之各  
 以爲優劣耳何則以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  
 無爲而同天以有爲無爲故知三皇優也或  
 曰三王抑劣於帝乎曰三王雖實聖人但內  
 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各  
 故謂之爲王也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三王亦  
 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  
 義爲一也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



總三而論之以帝得其中正矣皇者天也美也王者大也天地人以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王按左氏傳并音于況反範法也言可以為帝王之法式故名之帝範以漢孔安國尚書序曰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也其義同

君體第一

君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所歸心又苟卿曰君者儀也民者影也儀正則影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體者治體也君之所治體勢規模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萬物得一以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故君體為第一也○按荀子無民者影也民者水也二語又君者源也作君者人之源也

夫辭後放此人者國之先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故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所以人國者君

者國之先也先者前也凡在前者謂之先國者君之本國者域也域者居也人民所聚居欲為君者能以德和民民人樂為之用乃可以為國苟不以德和民人民離散而不附雖欲為君得乎故聖人云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所以國者君之本

也本八主也主帥君也領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也東漢仲長統傳曰德重如山嶽山者謂四鎮山之

重者大者也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

無間山冀州之霍山嶽謂五嶽泰華衡崑恆也詳

見前序注言人君之體當如山嶽之尊崇巍然鎮靜故云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若日月



正一自然之明晝夜更迭不息於至高至極之上  
 普徧照燭在下之萬物自然貞一無私向者唯日  
 月焉人君照臨萬方之衆務故後兆庶之所瞻仰十  
 取法日月貞明之象耳貞正也兆庶之所瞻仰萬  
 曰億十億曰兆庶衆也凡人君有動作天下之所  
 兆億庶衆咸瞻仰以爲則而行之也天下之所  
 歸往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四海之內曰天  
 下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者歸往  
 之明效焉故**寬大其志足以兼包**人心志之所之也  
 太宗曉之**寬大其志足以兼包**人心志之所之也  
 裕廣大與天地同德也**平正其心足以制斷**大學  
 括其區宇涵容庶物**平正其心足以制斷**大學  
 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此言人君心不平正則是非不  
 明心若平正則是非明矣以此制斷事事物物自  
 得其**非威德無以致遠**班固典引曰威靈行於鬼  
 宜矣**非威德無以致遠**區注云鬼區遠方也威德  
 者非密兵黷武慘酷之暴乃應天順民以征不非  
 義故能令行禁止天下畏服無遠而不至也  
**慈厚無以懷人**孔子曰慈可以服衆又書曰安人  
 也謂王者撫綏兆民若非慈愛廣厚**撫九族以仁**  
 則成小惠故云非慈厚無以懷人  
 虞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歐陽夏侯氏謂  
 九族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  
 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爲  
 姓爲一族母之姓爲一族母之姓爲一族  
 一又唐孔氏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  
 皆爲同姓二說不同故並存之太宗言此九族之



親長者安之少者懷之愛之勿可驕慢驕慢則離而相怨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惟九族不可不撫愛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兪謂他人父謂他人父終莫我顧此刺平王失禮于親戚也可不誠接大臣以禮臣論語曰君使臣以禮中庸曰敬大哉體羣臣則奉先思孝尚書太甲曰奉先祖孝以念祖德為孝先祖也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奉父勇切處位思恭太甲篇曰接驕慢為恭下臣傾已勤勞以行德義傾猶抑也已下也處上聲我為尊不以我為貴不以我為才不以我為智當以孜孜不倦於德義耳勤孜孜也勞事功曰勞德者得也得之於道之謂德此乃君之體也言若能行此是乃為君之大體矣

建親第二

左傳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親骨肉也言南有天下者宜樹立藩鎮骨肉分置之於內外以相與維持庶無孤削單弱之患夫水之無本縱築而亦涸木之無根縱澆而亦焦大厦將興資衆材而後可成千間之廣大鵬將翥藉短羽而後可揚萬里之遠人君欲為國享萬世無疆之休者豈可獨立在其智力者乎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固宜建親建親之道不特骨肉之謂也至如賢德忠純明哲通才之君子建而親之孰日不可

夫六合曠道

六合謂天地四方之曠遠至廣至大

之道大寶重任

天子大寶是至極也曠道不可偏



制故與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獨居故與人共守之

五等諸侯論曰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

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

所以宏其制也又六代論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

久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

之所以項羽自任而亡沛公任人而興也太宗雍

容慶享貞觀之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建親戚

至治用是理矣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建親戚

以藩屏安危同力盛衰一心書曰乃一德一心立

周室同心同德立功則遠近相持親疎兩用郭伋諫光

能長世安民也遠近相持親疎兩用郭伋諫光

用南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六代論曰并兼謂交相侵

劫逆節謂不尊王命也如是所以尚其分封建

親戚以為藩籬衛尉之其盛也一其心而養之其

衰也一其心而救之如此遠近各能維固更加親

疎兼任雖然有并兼之門路亦可閉之而不能開

矣○縱然有悖逆之隙節亦可以沮遏而不得長

矣○按注所以尚其至衛尉之一句疑有脫誤昔

周之興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武王既定天下封

封太師望于內有晉鄭之輔晉始以唐名成王

齊餘皆有封其地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改之故號晉外有魯

鄭始以宜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鄭輔助也

衛之虞衛者周公誅管蔡封其弟康叔號孟故

卜祚靈長歷年數百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

日下祚靈長也此謂周之秦之季也季猶稟淳于

所以興者為封建親戚也秦之季也末也稟淳于

帝範

卷一

五



曰臣聞之殷周之王于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臣無輔弼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李斯之謀丞相李斯破議  
 相謬其說細其辭丞相李斯破議  
 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  
 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非能禁始皇竟從其議  
 ○按李斯議乃駁丞相縮等不親其親獨智其智  
 非為淳于越言破字亦疑誤  
 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又列子曰治國之  
 難在乎知賢而不在自賢書曰自用則小是也  
 賢書曰自用則小是也顛覆莫恃二世而亡  
 亥纔二世耳顛覆也覆敗也此謂秦之斯豈非枝  
 所以亡者為分置郡縣也覆方福切  
 葉不踈則根柢難拔晉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  
 深則難拔夫根本鞏固枝葉

不字化

情字化

榮茂不踈者榮茂也既枝葉榮茂是根本鞏固矣  
 既根本鞏固則未易提拔也抵都禮切  
 股肱既殞則心腹無依者哉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君者元體也臣者股  
 肱也君之有臣譬人之身有手臂也凡欲有為  
 必資手臂以運用用手臂既傷雖心腹欲有為無所  
 倚藉也何能運用哉故曰股肱既殞則心腹無依  
 殞傷也漢初定關中  
 漢初定關中謂漢高帝  
 誠亡秦之失策秦以  
 而亡故廣封懿親高祖初定天下因秦之失大封  
 云失策廣封懿親懿親以帝從父兄劉賈封為荆  
 王以從祖兄弟劉澤封為燕王兄劉仲為代王過  
 同父少弟劉交為楚王凡同姓為王者九國  
 於古制周封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公地方五百里  
 其分封之古制也大則專都偶國小則跨郡連州  
 其分封之古制也大則專都偶國小則跨郡連州



漢紀自馬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甌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備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已左傳曰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又坊記曰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況以如此過制寧有不亂乎適音嫡○按末大則危尾大難掉左傳曰注漢紀當作史記○按末大則危尾大難掉折尾大不掉此謂諸侯地廣而強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難掉且尾在干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諸侯強盛且非已六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掉徒弔切

**王懷叛逆之志**  
六王謂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

此國民志  
 此國民志  
 改一字為封  
 記也

渠約從七國受缺鉞之誅  
七國謂吳楚趙濟南淄川膠東膠西也  
 此

皆地廣兵彊積勢之所致也  
高祖封以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三十

城餘各有等魏武創業  
魏武帝曹操也操本譙人獻帝時封魏王其子丕受漢

差是地廣也暗於遠圖  
魏武帝只知漢過不知秦失漢禪是為文暗於遠圖

帝創初也暗於遠圖  
魏武帝只知漢過不知秦失漢

殊不知秦二世而亡子弟無封戶之人宗室無立  
故云暗於遠圖也

錐之地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魏時子弟宗室相封之一位不與其土擁虛

名而外無維城以自固內無盤石以為基  
在外無

城以為固保內無大盤之石以為基址盤者大也  
又柱下之石也謂柱下既無盤石以為基址承載

棟梁則必易為頽陷屋有盤石猶有懿親賢臣也  
屋有盤石則固君有賢臣則安故荀子曰國安于



盤石又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

可轉動也○遂乃夫器保於他人社稷亡於異姓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大器謂君之權位言

魏不自保其權位太阿劍持削弱滋甚竟以天下

付於他人終於異姓奪之早異姓謂語曰古人之

司馬氏魏禪位與司馬氏是為晉語曰語也

流盡其源竭條落則根枯此之謂也六代論曰夫

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枯夫水無活

源則其流易盡故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

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流盡源竭謂夫封之太強

水無本也○按文選本枯作本孤夫封之太強

則為噬臍之患左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祁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

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

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

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羊楚子伐鄧

滅之噬臍言若自噬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基則

腹臍喻不可及也賈誼說不能膠文由此而言莫若眾建宗親而少力帝曰

神若謂大  
帝範注引  
老子非

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  
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則下無背叛之事使輕重相鎮輕重謂大憂樂是  
心上無誅伐之事小之國也同六代論曰共其樂者人必憂則上無猜忌之心  
其憂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則上無猜忌之心  
下無侵冤之慮此封建之鑒也無過不及之謂中  
太強則張太弱則弛若隨時處宜得其中止而居  
之其鮮罅自塞萌芽不生奸邪禍亂從何而出哉  
自是托上者絕嫌疑忌之意矣既嫌疑忌絕  
矣則爭端怨尤不起而疾害不生矣則上下和合



二者古抄  
本此行蓋  
括括上篇而  
言故以下皆  
皆誤

分字誤注  
若誤也

而侵陵寃枉之機除矣如斯二者安國之基者謂  
此方為封建之昭鑒也  
損其太強益其太弱執其中  
董仲舒賢良策曰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  
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此為  
宏德之資也  
設分懸教以術化人以治民故張  
設明分懸示教令使民不敢犯也設張也  
分各分也懸示也教令也  
時以道制物當道宣使物得其所也務事物也通  
也當術以神隱為妙術者不易之法兆民之所遵也  
若非神隱民或道以光大為功道者乃無窮之理  
竊玩其法亂矣  
當光大使物不遺則為功矣若括蒼曼以體心則  
非先大物或失照其理陋矣

宏字誤  
謂與光  
不遠也

人仰之而不測記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  
海而不遺微小蒼旻天也言人君當總括其天以  
質我之心則人仰望之而不得以窺測謂無物我  
之界以至包厚地以為量則人從之而無端坤為  
大至公也  
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易坤卦大象曰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言人君度量當如廣厚之地無  
所不包容則人循依之而不得其端  
涯也謂無憎愛之限至寬至貞也  
其宏遠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  
以天為心以地為且敦穆九族  
量豈不宏遠哉  
勳流美於前故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先被  
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  
堯聖德又能親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爾



既此四字  
注安設也

可則之聲 克諧烝又重華垂譽於後重華帝舜各  
 也烝進也又善也書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  
 其先又重華合于帝堯謂俱聖明也又曰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言帝舜有瞽母頑父傲弟能和  
 諧以孝使進之于善自不至于奸惡也此克諧烝  
 又帝舜垂美譽在 無以奸破義無以疏閒親左傳  
 于後爾可法之 無以奸破義無以疏閒親曰遠  
 間親淫破義所謂六逆也間謂君其間使察之以明  
 彼疏遠也破謂破散淫謂邪淫 間去聲 察之以明  
 道德庶幾邦家盡得泰安并近親之間亦可  
 可保無疏虞如此則實為大善矣美善也

### 求賢第三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日君以舉賢  
 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

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故孟子曰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以知聖人之言不徒  
 發也苟賢人在野小人在朝縱欲以仁徧愛  
 人亦狹矣惟急親賢而牧之天下俱得其所  
 也用賢人則邦家泰用小人則邦家否其泰  
 否之一吉一凶在易焉泰之彖辭曰泰小往  
 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  
 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之時  
 天地交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上下下交其志  
 同天下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  
 至於人物無不泰而通焉孰為此者聖人也  
 聖人何道臻此一言以蔽之內之外之在此又初  
 人而已消之長之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又初  
 九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夫一茅拔衆根  
 隨一賢舉衆俊歸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  
 舉一禹乃得九禹所謂彙征吉者此至也否  
 之彖辭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揚誠齋曰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于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于李斯上書之日漢替于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此說深得旨矣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無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無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處于外小人來處于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六二六三承包羞小人柔諂之資不中不正並包羣小而為宗相援相引濫謀邪慮何所不至也如

林甫仙容許史石顯鄭朋五鹿極小人之情狀以喪國危君此小人之烈酷更有何如焉嗚呼聖君觀此否泰安危之道可不慎歟可不誠歟是不可不求賢也能求賢則必得君子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統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不統上無君師下無父母夫是之謂至亂如用及君子必至泰矣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

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匡正也輔弼也不欺之謂

任使得人天下自治

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堯命四岳

咨四岳四岳官位如三公舜舉八元左傳曰昔高



八人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

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八元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

以成恭已之隆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故能成其恭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此謂舜舉八元而任之

己之隆也用贊欽明之道曰放勳欽明文思安

安此謂堯命四岳而任士之居世賢之立身曰漢志

之故能贊其欽明之道以居位曰士士者事也通合古今事莫不戢翼隱

務曰士春秋繁露曰人之清者為賢鱗待風雲之會鱗任助敦勸梁王令曰在昔晦明隱

之師劍氣陵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又班固賓戲

曰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又

云躡風雲之會言士賢未遇藏器待時亦猶鱗翼

以待風雲也○按注躡風雲之會文選作風塵

懷奇蓋異思會遇之秋漢梅福上書曰天下之士

遇者非汲汲於自銜也禮記曰麤而翹之又思會

為也其是是明君旁求俊父書曰旁求俊彥阮种曰

之謂與旁求俊父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博訪英賢

也北史蘇綽傳曰萬人之秀謂之俊漢元帝詔曰延登

搜揚側陋堯曰明明揚側陋北史蘇綽傳曰千人

秀曰英側陋者隱僻鄙陋之處夫俊賢之處世也

君為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甲下也辱汗

能耳來明君聖主求訪賢俊惟在野無遺賢共成無為

之化何嘗擇其貴賤哉古今用卑辱之事下文自

明昔伊尹有莘之媵臣伊尹各擊力牧之後生於

帝範卷二



有佚氏女採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  
故耕有莘之野後為有莘氏媵臣有莘氏列女傳  
云湯妃有莘 呂望涓濱之賤老 東夷之也 按史  
氏之女也 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

記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  
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於申姓姜  
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窮困

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  
獲非龍非鸞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邪吾先君  
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伊尹呂望卑賤者也 〇按注支庶子下脫孫字 夷

吾困於縲繼 魯仲連曰管仲不耻身枉縲繼之中  
吾類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  
仲貧困嘗欺陵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言已而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韓  
為桓公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縲繼獄中黑索也

信弊於逃亡 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而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

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及項梁度淮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  
知名梁敗則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策干項羽羽

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  
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  
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

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王以為治  
粟都尉上未竒之也數與蕭何語何語何竒之至南鄭  
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曰丞相

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謂上且怒  
且喜罵何曰若何亡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  
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  
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



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  
 即留不能信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  
 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  
 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  
 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  
 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  
 素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  
 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大王自料  
 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  
 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  
 王請言項王為人項王怒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  
 語姁姁姁許于反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有功當封爵刻印刻忍不能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

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  
 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  
 地項王所過木不殘滅多怨百姓心故曰其疆易  
 于威彊服耳各雖為霸實失天下武勇何不謀以天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下城邑予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不散且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不可  
 勝計又斬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唯獨章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  
 痛于骨髓今楚以威王此三人秦法與民約三章耳  
 之入武關秋毫亡所犯除秦苛法與民約大王當  
 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  
 得信晚遂聽信計後平趙燕齊并項羽遂封信為  
 齊王再封楚王管仲韓信汗辱者也○按漢書怒  
 鳥作意鳥何不謀作何不誅斬其眾作欺商湯不  
 其眾邯字上無章字與民約下有法字

二字晚

帝範

卷一

十四



以鼎俎為羞案史記阿衡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

道王姬文不以屠釣為耻于朝歌屠牛沽酒居七年

無有識者人謂之狂夫隨終能獻規景毫光啓

殷朝此指伊尹也成湯既沒太甲嗣位伊尹乃作伊尹放諸桐三年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執旌

牧野會昌周室此指太公也文王崩武王即位九

伐以觀諸侯集否師渡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作牧誓王左杖

黃鉞右乘白旄以麾恭行天罰一戎衣而齊成一

匡之業實資仲父之謀史載鮑叔既出夷吾囚而

政于齊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

下皆管仲之謀漢以六合為家是賴淮陰之策

也隨尊為仲父漢以六合為家是賴淮陰之策信

既滅項羽封為楚王降封淮陰侯漢之滅楚以故

舟航之絕海也必假橈楫之功劉子曰故信行之

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

濟之欲泛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

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

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故舟航必藉橈楫也假藉也

航大鴻鵠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管子霸形篇

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一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今

旌字訛

帝範卷一

十五



國也必藉匡輔之資

四子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

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言帝王欲用建邦國

期廣大綿遠無疆者亦必須藉託賢才輔翼助資

不然奇居孤處雖欲有為亦無如故求之斯勞任

之何也故當藉託匡輔之資矣

之斯逸聖主得賢臣頌云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

茅廬而謁孔明斯即勞也一照車十二史記梁惠

用孔明而王蜀中斯即逸也

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之惠

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

寡人之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

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臣有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徒

而從之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黃金累千語林曰

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擇而去黃金累千黃金累

千不如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詩曰濟濟多士

一賢士春秋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以此言之雖得

帝範卷一

賢有國者既不以寶為寶故以求賢為貴也

詩韓



帝範卷二  
唐太宗文皇帝撰  
尚書皐陶曰都狂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  
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穎達曰皐陶述此  
脩身親人之道以告禹在於知人善惡擇而  
信任之狂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  
驚而答曰吁人君如是能知人善惡則為大智  
堯其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  
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  
皆歸之矣此不易之理也若帝堯能智而惠  
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放之  
何須遠遷徙於有苗之君何畏懼於彼巧言

帝範卷二

唐太宗文皇帝撰

審官第四

尚書皐陶曰都狂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  
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穎達曰皐陶述此  
脩身親人之道以告禹在於知人善惡擇而  
信任之狂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  
驚而答曰吁人君如是能知人善惡則為大智  
堯其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  
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  
皆歸之矣此不易之理也若帝堯能智而惠  
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放之  
何須遠遷徙於有苗之君何畏懼於彼巧言



令色為甚佞之人故古之明王用人必先六  
徵以掌之然後任之任人之際國之安危民  
之休戚繫焉故不可不審也審者謂核其實  
也若核而得實信使守約廉使分財官無曠  
職職無虛位務成而事濟矣惟人君不可不  
慎審其官也左傳曰舉不失職官不易方亦  
審官之  
義也

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周禮曰惟王建國辨

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

邦治以佐王均邦國設官分職謂置三公六卿各

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既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矣所以得闡揚德化宣布風教以齊庶物

故明

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

制用也直者以為轅

也方言楚衛之間轅謂之曲者以為輪

也迴旋也

也方言楚衛之間轅謂之曲者以為輪

也迴旋也

也方言楚衛之間轅謂之曲者以為輪

也迴旋也

也方言楚衛之間轅謂之曲者以為輪

也迴旋也

言宛曲之木長者以為棟梁

故用之短者以為拱角

斜枋一曰栲也短者言其小材也故用之于拱無

曲直長短各有所施

脩者以為欄棧短者以為侏儒無明主之任人亦

由是也

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

用之

棄士

良匠能盡其木之性而用是無棄遺之士斯二



者惟良匠不以一惡忘其善左傳曰善不可棄惡明主及之不以一惡忘其善不可長凡人未有不  
 偶入於惡者但惡有小小大改與弗改也至如流毒  
 於物長而不悛斯惡之大者也未離于惡則不知  
 惡以為惡未入於善則不知善以為善人苟有累  
 善是即知善以為善矣此可引而歸之全善也儻  
 因而有一惡亦偶然耳遽可以今日之一惡忘其  
 前日之累善哉此為記惡忘善也且掩其惡以揚  
 其善而誘人入於善尚懼不肯歸之矣勿以小瑕  
 張其惡而匿其善乎是則為棄之矣掩其功  
 掩其功前漢陳湯傳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過如玉有小瑕不可因其瑕而棄其玉見其過而  
 忘其功劉子所謂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  
 觀縵錦一寸點乃全匹割政分機盡其所有  
 而燔之無乃不可乎蓋謂  
 分職當各隨其材之長短小大然則函牛之鼎不  
 所有而用之不可求其備也

可處以烹雞

三禮鼎器圖曰鼎有牛羊豕三鼎古制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

侯節以白金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五寸三足如  
 牛每足上以牛角飾之羊鼎受五斗太夫以銅為

之無飾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五寸豕鼎受三斗  
 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士以鐵為之無飾後漢

邊讓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  
 少汁則熬而不可熟又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

得措一足焉又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邱  
 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

不可熟也函容也洎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獸  
 不可也此言大不可小用

言非其敵也吳起謂魏文侯曰云云不擇其人而  
 用之是如伏雞之搏狸乳狗之犯虎雖有鬪心隨

之死矣狸搏獸犬犯虎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  
 何異哉言小不可大用

之流劉子曰一鈞之器不可容於泉流三十斤為  
 鈞江山水出岷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



物可貢獻也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  
共也禹貢有中江北江三江九江今人謂川之大  
者皆曰江漢天河詩云維天有漢又水名今  
人呼陽邏之水為漢江言輕不可重用也百石

之車不可滿以斗筭之粟劉子曰萬鍾之鼎不滿以孟水百數各什十為

百石量各四鈞各石重百二十斤又十斗為石車  
者令也車尺遮反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

少昊時加牛禹時奚仲加馬車又音居車居也周  
禮注坐乘曰車又安車凡婦人車皆坐乘又周禮

王后安車禮記致仕乘安車斗十升為斗筭竹器  
也可容斗二升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粟禾子

也穀粟也粟六鍾之首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  
也言重不可輕用也

之宜此承上文言大小輕重當隨其器而用之不可彊其所不能也今人智有短

長能有巨細亢倉子曰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

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  
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矣言要量材授職也

或蘊蘊聚也又蓄也百而尚少或統統總也一而為多有

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王命論曰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又黃石公有曰

齋木不可以為柱庸人不可以為主言智小不有  
可以謀大也棗音節稅之劣反皆小材也

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後漢仲長統損益篇曰小

萊先生有曰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則不可游萬  
仞之淵者非津人則不可又韓非子曰小知不可

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此言德委任責成不勞  
狹不可以處廣也成字疑是大字

而化此謂人君委任既得其人可以不勞而治化也此設

官之當也若大小輕重各適其用斯二者治亂之

此下既君擇  
臣而授官  
自量其而後  
職十二子

當字誤  
二者兼平  
求賢當注  
未明



源一治一亂在乎得人失人故云斯二者治亂立之本原故書曰惟治亂在庶官此之謂也

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四子講德論曰蓋君為元首而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

待而成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夫手足具乃成人忠良備乃成聖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

則有德者勝合宣風道去俗俟明賢而寄心宣德則秉義者彊

也道導也言宣播仁風教導美俗須列宿騰天助待明哲賢能之人託以東赤則可

陰光之夕照列宿星宿也陰光月也言眾星雖小騰布于天亦可以助月未明之光也

百川決地添溟渤之深源百川百川之水也溟渤海也言百川之水也溟渤

于地雖微亦可資添大海李斯有海月之深明猶日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假物而為大以海之深月之明猶藉羣物以成君人成先大耳物謂列宿百川也

深字是

御下統極理時人君在上臨下統獨運方寸之心總三極循理四時

以括九區之內不資眾力何以成功尹文子曰天備能擇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

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速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關矣全治而無闕

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言人君運營方寸之小包括九區之大若不設官分職以獨力何得成其功

業又漢書有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

之略必須明職審賢擇材分祿書曰惟后非賢不食又孔子曰與其食浮于人寧若人浮于食祿

勝已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故必須明辨職位大小密實賢俊可否選擇得其人則風行化洽

材能短長分頒其爵祿得其人則風行化洽用人不當則必必仁風流行失其用則虧教傷人用人不當則必

教化浹洽矣失其用則虧教傷人用人不當則必



人倫故云則哲惟難良可慎也此即審官篇目下  
也。事也。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哲。謂人君設官分職。以治天下。其要  
在於知人。知人之難。堯舜猶病諸矧乎。  
他者可不慎歟。故太宗重戒之切如此。

### 納諫第五

尚書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又傳說謂高宗  
曰。惟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后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木以繩直。君  
以諫聖。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其命。承意而  
諫之也。既王能如此。則誰敢不敬順王之美  
命而諫者乎。是以堯舜衢室之問。總章之訪  
以來。天下之諫。以通天。下之情。故至聖至明  
以配天也。至如桀紂拒諫。飾非。至直於焚放  
而不自覺者。誠可悲哉。  
疇。誰也。祗。敬也。休。美也。

聽字訛

夫王者高居深視。虧聽阻明。書曰。視遠惟明。聽德

之地。九重之宮。與民懸隔。所聽不及。遠所視不得。徧復有五色以障乎目。五音以塞乎耳。雖欲視而弗明。雖欲聽而弗聰矣。此謂恐有過而不聞。懼有

闕而莫補。所以設鞞樹木。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

獄訟者。揮鞞。世紀曰。帝嚳命垂作鞞。鞞釋名曰。鞞道也。周禮注曰。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鞞與鼗同。樹木謂謗木也。管思獻替之謀。後

子云。堯置謗木。以求下民之諫。思獻替之謀。漢

胡廣傳曰。臣以傾耳虛心。佇忠正之說。傾側也。言

虛心而受無一物之私蔽。言之而是。雖在僕隸。務企望其告。以正直之言也。

堯猶不可棄也。毛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六韜有曰。謀及負薪。功乃可述。夫智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以採言評  
事豈獨專于有位者哉至於賤役之人言果中理  
合道亦不可違僕隸藹藹至言之而非雖在王侯  
賤役者刈草曰藹採薪曰藹言之而非雖在王侯

卿相未必可容左傳莊十年齊伐魯魯莊公將戰

者謀之又何間焉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

見云云終成大功而還言肉食者在位之人也且

曹劇以匹夫之賤一時一言而立長勺莫大之功

可貴賤論乎于斯時也以食肉者竟何為哉位高

而祿厚食肉衣錦無良謀奇策其議可觀不責其

亦贅疣耳焉足容受哉容受也其議可觀不責其

辯果合大義豈在言之其理可用不責其文果依

豈在文之華質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漢朱

耳虛文不足用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雲字

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容報仇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

子好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

業好備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五鹿充宗

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氏說元帝好之欲

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

儒莫能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擯齊登

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

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

遷杜陵令又為槐里令累上書論議大臣至成帝

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  
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  
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  
不赦御史將雲出雲攀殿楹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逢比干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  
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議字是

此用說苑

師徒投瑟

撞疏事注

三引折檻事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折檻事注



却坐甲衣  
登却博夫  
人同坐甲  
注失引

二字衍

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  
旌直臣○按懷引裾却坐顯之以自非文帝欲徙  
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  
不可而帝意甚盛幸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  
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陛下誠以為非也  
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與謀議邪臣所  
之左右則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謀議邪臣所言非  
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隨  
而引衣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  
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  
遂徙其半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明帝時為大將  
軍軍師使持節節度司馬仲達六軍故云忠者瀝  
以敵諸葛亮還為衛尉薨諡肅侯

其心智者盡其策

梅福言災異書曰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慮此其義也瀝猶竭也盡即終也言人君能容折  
檻引裾之諫可使忠直者得竭瀝其心智謀者得

臣無隔情於上君能徧照於下

文中子曰  
改過不悛

策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  
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  
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之所以不跌  
也夫君臣之道惟恐其不通若君能受諫則明四  
目達四聰安有間隔哉既無所間隔則至公大明  
立矣夫至公無私親大明無私照故能普燭天下  
也徧者  
善也  
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  
告之以道  
者乃自尊大  
反抗之  
勸者窮之以罪  
勉之以禮義者乃自大臣  
以威

惜祿而莫諫

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  
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

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以尸位保祿者誦此可無  
媿乎故記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諛有亡而無



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役此臣之道也又曰近而不諫是為尸位也豈容小臣畏誅而不言記曰事君遠而諫之僭也夫祿微職卑上有當職大臣身離人君甚遠又於職分之外不可越僭而言也儻召而言之又何僭哉今既不召矣復言之者又恣暴虐之心恣放也暴殘加之以罪宜其不言也

**極荒淫之志**極窮也荒蕩也淫亂也其為壅塞無由自知自壅蔽障閉瞽其目聾其耳蒙然而無所知以為德超三皇材過五帝史記秦始皇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案三皇五帝本紀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孔安國皇皇甫謚及孫氏注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又一說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衆說不一故并存之○按注孫氏注下當加世本二字

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哉此拒諫之惡也此結上文而言

昏亂之君不能納諫或有諫者必拒之以威窮之以罪所以大臣惜祿小臣畏誅上下相視以直言為諱故荒淫暴虐縱其所為不知自失以為德超三皇材過五帝以至身亡國滅可不大為悲痛哉此戒之深者也

**去讒第六**

讒譖也荀子曰傷良曰讒小雅青蠅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孔疏云營營往來也彼營營往來青蠅之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遠去之于外止于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此周之大夫厭幽王聽信讒佞作此詩以刺之也以青蠅喻讒佞之人變亂善惡如青蠅變亂黑白也不可親之當棄于荒野之外無



令在朝廷之上讒人為害如此故云樂易之君子無信讒言也昔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以此觀之善讒進退治亂可見矣

夫讒佞之徒國之蠹賊也

損義傷良之謂讒巧諂捷給之謂佞蠹食苗根

蟲賊食禾節蟲言朝廷有讒佞之人如禾苗有蠹賊耳謂蠹敗禍亂之甚也

如爭榮華於

旦夕無心于邦國競勢利於市朝

易曰日中為市凡物貨相

貿易買賣皆曰市朝朝廷朝朝也人君所且視政貴早也言此諂佞之人奔競財利于市慕權勢於朝無匡輔以其諂諛之姿荀子曰以不善先人者之心耳

謂之惡忠賢之在己上言諂佞阿諛之徒不求其處于我之上○姦邪之志恐富貴之不我先也

姦詐左

按注其字疑誤○姦邪之志恐富貴之不我先也

傳曰在正也豐於財曰富貴高也言彼讒佞之人邪者不正也

以私詐不正之心惟所黨相持無潑而不入日朋懼富貴不先於我耳

黨輩也荀子曰惟星之黨見言朋類黨輩相比周執持極其所嗜欲雖至深之所亦無不入耳

相習無高而不升後漢黃瓊傳曰夫讒諛所舉無淪可不察歟言阿比周密交相因習窮其所好樂雖至高之地亦無不進也



右字訛

此宋昭公

事注引

左傳身語

公保矣

也習也。今色巧言以親於上。孔子曰：乃言令色鮮矣。效也。其顏色以求親愛。先意承旨以悅於君。韓非子曰：于在上之人也。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言姦佞之賊臣也，迎其人主之趣意順其志旨以悅朝。有千臣昭公去國而不悟。左傳：昭二十五年，初，季公求媚悅朝。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邱氏，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

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三人，其眾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不治。



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  
 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  
 驪戾言於其衆曰若無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  
 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  
 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  
 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  
 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  
 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公孫  
 敗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  
 于齊次弓無九石寧一當作宜王終身而不知文  
 于陽州弓無九石寧一當作宜王終身而不知文  
 子曰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宜王好  
 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  
 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  
 非大王孰能用是宜王悅之然則宜王用不過三  
 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各也宜王  
 悅其名而喪其實也今經云寧一者蓋宜王二字

傳之以疎閒親宋有伊戾之禍

左傳初宋芮司徒

訛耳以疎閒親宋有伊戾之禍  
 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  
 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  
 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產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  
 宋寺人牆伊戾為太子師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  
 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  
 夫不惡女乎對曰野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  
 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  
 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  
 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佐能免我召而使請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  
 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  
 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間去聲間為居其間也  
 以邪敗正楚有郤宛之誅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



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賂而信讒無極譖卻  
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  
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  
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後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兵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  
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  
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燕  
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今日不燕卻氏  
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犴焉國人投  
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  
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  
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  
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令尹病之後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說于

之可泣寃  
無此句法

二者蒙上納  
陳篇而  
注者不得其  
例遂妄改  
正文

也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黃石公曰迷而不返者惑言暗弱不明之

主庸愚無察之君荒迷忠臣孝子之可泣寃忠臣

感亂拒賢聽讒致此耳忠臣孝子之可泣寃謂卻

宛也孝子謂宋太子痤也言宛之忠痤之故藜藿

欲茂秋風敗之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藜藿

芳蘭將欲茂盛之時竟被秋天凄然王者欲明讒

之風敗落之矣以此喻讒害良也注人蔽之素書曰有過不知者蔽君王方欲明察竟

非英明此姦佞之危也言此乃姦邪諂斯二者危

國之本二者指以疎間親父殺其子以邪敗正君砥躬厲行莫尚於忠言尚書高宗謂傳說若金用



利于其器以喻人君欲磨利躬敗德敗正莫踰於

行者無有加其忠直之言耳對砥躬彌行也不當作兩敗字書曰反道敗

德恐其傳寫之訛然今人顏貌同於目際猶不自

上敗字當作反字瞻東萊先生有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

際際猶睫也睫目際毫至近目而自不見也況是非在於冥然何則飾其容者皆解窺於明鏡

況是非在於冥然何則飾其容者皆解窺於明鏡

無形質之間乎修其德者不知訪於哲人詎自庸愚何迷之甚公

陰謀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韓非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

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

惑既解窺形於明鏡不知問良由逆耳之辭難受

道於哲人是愚惑之甚也順心之說易從

順心之說易從後漢左雄傳曰臣聞人君莫不好

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正直之辭逆其耳而不領依阿之說隨其心而即

行彼難受者藥石之苦喉也漢書子房謂高祖曰

言逆耳利於此易從者鳩毒之甘口也徐惠曰珍

行此之謂也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謂讒諂諂

以羽入酒飲之即死左傳曰宴安鳩毒謂讒諂諂阿之言雖聽之順耳如口食其明王納諫病就苦

甘物豈知中有鳩毒之禍乎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

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李固貽書黃瓊

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小雅詩曰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孔甚也甘美也餒進也此  
 詩刺幽王也謂小人其言甚美幽王聽信之禍亂  
 用是進益也可不誠哉可不誠哉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餒音淡殞喪也可不誠哉可不誠哉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至切故更三禁約之也言為人君者見如此諂佞  
 禍亂之慘酷豈可不懼之哉誠懼也又約束也

帝範卷二

唐太宗文皇帝撰

帝範卷三

誠盈第七

易豐卦象辭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聖人  
 當豐盛之時憂懼之辭也蓋日中者昃所倚  
 月盈者食所伏必然之理人君居至高至極  
 之位乃豐盛之象固當憂懼守中不至過極  
 則可不然必有傾危之機發矣所以晉武帝  
 不知憂懼則有身後之亂唐元宗不知憂懼  
 則有末年之變知憂其惟堯舜之敬戒禹湯  
 之罪已文王之無逸乎事事物物纔到盈處  
 無有不變者非聖君賢人孰能持盈哉或問  
 揚子持滿曰掬敬掬者抑也猶抑損之也言  
 持滿者當自損抑以正其敬不然則覆矣敬  
 謂敬器也昔孔子入魯桓公廟見有敬器焉



曰宥坐之器也虛則欬中則止滿則覆使弟  
子著水以驗之信然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  
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故太宗達此理而  
告誡之耳盈滿也欲抑滿得中實難  
但滿而不溢斯可矣 扼於革反

夫君者儉以養性

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孟子曰存  
其心養其性儉約也天理在人

日性聖人云天命之謂性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  
也養涵也儉欲知足可以養性矣苟不儉欲而知  
足是傷於性也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靜以修  
故人君當以儉德涵養其性不至於奢侈  
身為文子曰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靜無  
身也修正也人君宜靜而無為以修正其身耳  
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 儉書曰用靜吉用凶既  
儉欲而不貪則不勞也

既靜志而無為則不擾也以秦皇漢武于無事之  
時而欲窮兵黷武殘民敝眾亂擾天下是不儉欲  
不靜也 勞則怨起下擾則政乖 孟子曰以佚道使  
志也 勞則怨起下擾則政乖 人雖勞不怨謂既

不能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則生奢侈之心矣奢侈  
之心既生則耗用不節耗用不節必重斂于民故  
人勞下擾而人主好奇技淫聲 秦誓曰作奇技淫  
怨起政乖也 人主好奇技淫聲 巧以悅婦人論語

日鄭聲淫 鷲鳥猛獸 廣雅曰鷲執也取其能服執  
非雅樂也 鷲鳥猛獸 眾鳥鷲鳥者鷹鷂鷂之屬  
猛獸者貌虎熊羆 遊幸無度 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之類 鷲音至 遊幸無度 孟子曰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故盤遊行 田獵不時 禮王制篇天子諸侯  
幸不可無度則也 田獵不時 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  
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

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  
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麝不



卵不殺胎不歿天不覆巢斯謂田獵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為不敬也唯不可過故其田獵必以時田獵不以時是謂禽荒而殘暴天物妨奪民也

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

農桑廢焉韓非子曰徭役少則民安徭役多則民苦前漢食貨志曰徭役橫作政令不信

上下相詐公田不治徭役工作征戍也若遊幸田獵無度不時則徭役煩煩人人力疲竭而農桑荒廢矣

人主好高臺深池泰誓曰唯宮室雕琢刻鏤

日離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又非有先生論日陰奉離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

治木治玉珠玉珍玩西京賦攢珍寶之玩好又晉石之類也

沈珠於海惟道德是貴何嘗以珠玉為珍玩哉

黼黻絺綌書益稷篇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絺繡注黼如斧形又白而身黑黻謂兩已字相背

青黑線繡絺展幾反謂刺以為繡也又葛之精者曰絺然則絺當作繡字不然絺是葛

之麤者非奢侈之物人主何好焉如此則賦斂

重賦斂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饑寒之患生焉

日厥賦惟上上錯注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此為賦稅也周禮大宰八則五曰賦貢注賦口率出

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此為賦貢也漢書刑法志曰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是也斂聚也書曰不役耳日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

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亦戒後之人君不可以遊觀色亂百度不可玩人玩物以喪德志不可以遊觀

民字由題請  
作人遺古多  
作遺遂注  
為遺注不  
能日之遂  
以去人才  
辭古抄本訂



徒費時日不可以為無益害有益不可為無用妨  
有用惟當遠利親賢以安遠近若如此則荒虐暴  
陵疲民力失人才患生何疑患既生於下其在省  
者得安乎隋之煬帝其是哉為人君者可不三省  
焉

亂世之君極其驕奢

鄧析子曰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又聳隅子曰居

顯不以為驕恣其嗜欲也欲肆也嗜好土木衣緹繡

驕奢可乎緹者丹黃色帛繡謂刺繡五色成文宦者傳論曰

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又東方朔曰土木衣綺

繡狗馬被緹繡蜀佞倖傳云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

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緹錦土牆木屋也言皆

被緹繡之文而人桓褐不全桓褐僕豎之衣也戰

絲緹音提而人桓褐不全桓褐僕豎之衣也戰

棄其錦繡之衣而竊人之桓褐言土木復衣其絲

繡而人桓褐却不得完全此即無用而妨有用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此之謂乎又戰國  
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  
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土何其  
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鴛  
鴛有餘食下宮探羅紉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衣  
緣此即無益而害有益也秦音患養也以穀

食犬豕故人神怨憤明則有人怨恨幽則有神憤

曰秦怒亢倉子曰人怨者非不接

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上下乖離

怨淫祀甚神益怒謂非其道也如此上下乖離也

荀子曰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上下析離也  
又楊子曰惠以施下忠以衛上今君之澤不能及  
於下民之情不得達於伏樂未終傾危已至孝經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  
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此言富貴生驕侈侈恣嗜  
欲若不知戒則佚樂未終而傾危已至此必然之  
理也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若能如此可無患



矣佚與逸同此驕奢之忌也此乃不能預誠其盈  
樂音洛亂危可不畏哉忌畏也少儀有曰國家靡敝則車  
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  
不常秣今既不循此道而極其驕奢  
者傾之必矣此太宗所以深戒之也

### 崇儉第八

夫儉者去奢從約之謂豐國富民之本也考  
諸今古創業垂統之君莫不以儉約而興敗  
國喪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其興亡成敗  
載諸簡冊昭昭然可為鑒矣故太宗以儉居  
戒盈之先豈無意哉雖然儉固近於吝矣儉  
不中禮是為吝也雖有周公才美驕吝猶不  
足觀況其他乎此所以蜂蟻刺其好奢蟋蟀  
刺不中禮也然則其何以行之哉曰論語不  
云乎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是明王之

盛德至聖之格言依  
而行之吾無間然矣

### 夫聖世之君存乎節儉

史記曰治國之道富民為  
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又

詩之葛覃謂后妃之本躬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  
后妃猶能以節儉化天下而況其聖世之君乎節  
者不傷財不富貴廣大守之以約孔子曰以約失  
害民之謂也富貴廣大守之以約之者鮮矣夫富  
有四海貴為天子此乃富貴廣大之極矣若不守  
之以約未有不失之者也文子曰富貴廣大守之  
以狹亦睿智聰明守之以愚中庸曰唯天下至聖  
從約義有臨也所以是知古之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也防閑其淫聲讒語好色奇玩以亂其耳目也老  
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亦此意也又文子曰聰  
明廣智守不以身尊而驕人魏太子擊謂田子方  
之以愚



貴者驕人乎子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貧賤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按說死貧賤作貧窮安往而不得下有**不以德厚而矜物**繫辭曰勞謙君貧窮乎三字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矜伐也老子曰盛德若不足古昔聖賢進德修業以務滋崇豈敢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墨子曰堯舜德行茅茨屋蓋曰茅茨茨以覆居也采亦作採柞木也**舟車不飾**白氏六帖曰門也采亦作採柞木也

**衣服無文**東方朔曰衣緼無文論語曰惡衣服也**土階不崇**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大羹不和**禮曰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疏云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也

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必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知已上六事皆言上古明王崇儉也如此

**非憎榮而惡味乃處薄而行儉**言聖人如此質素惡甘美也乃欲居以淡薄施以節儉以身為**故風**天下先然後其教不嚴而治不令而行也

**淳俗樸**說文曰日上以化下曰風下以**比屋可封**史曰堯舜之民此屋可封此云聖世之君躬行節儉以化民下觀而化相習崇儉故家給人足禮義生矣然後尊卑之序得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如此則家穰粟而人阜陶故辟止刑錯比屋可封也

比屋者周禮地官曰五家為比有九比之數小司徒掌之六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



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比聯比而居也

比毗斯二者榮辱之端二者謂奢儉也奢儉由人安危在

已奢侈則危節儉則安猶聲響形影未嘗相遠也行其儉其身必安行其奢其身必危故云由人

在劉子曰將收情慾先斂五關近閉則嘉命遠盈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

嗜好之府也目愛絲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

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芬

馨命曰燻喉之烟身安舉駟命曰召蹶之機此五

者所以養性亦所以傷生言當收斂而閉之庶得

壽命嘉善遠劉子曰身之千慾內攻則凶源外發有慾猶樹之

而不損耳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則反自害故蝎盛

則木折慾熾則身亡故云凶源蝎食木蟲猶蠹也

是以丹桂抱蠹終摧榮耀之芳拾遺記曰岱輿一

千丈駕元流之上峯傍有丹桂唐藝文類聚曰桂

蠹不知所淹留兮又漢書南越尉佗貢桂蠹一器

蠹食木之蟲也○按拾遺朱火含煙遂鬱凌雲之

記無一名浮折四字注誤蔡邕釋誨曰懼烟炎之毀燿何光芒之敢揚哉

焰蔡邕釋誨曰懼烟炎之毀燿何光芒之敢揚哉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音子廉反炎音

焰言桂蠹雖小終損榮芳火煙雖微必滯光焰鬱

幽也滯也又鬱遏鬱結鬱鬱皆言不得伸之意也以是知驕出於志不

節則志傾慾生於心不遏則身喪

言志之出驕猶

生慾猶火之含煙若不防微杜漸故桀

夏王號謚

節遏其驕慾必至於志傾身喪也

法曰賊人

多殺紂殷王號謚法曰肆情而禍結縱肆情意焚

日桀紂殘義損善曰紂

炙忠良剗剔孕婦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積酒



淫巧以悅婦人殘賊暴虐堯唐帝號諡法曰堯舜帝  
湯武興矣故曰禍結也  
號諡法曰仁約已而福延謂堯舜恭已無為儉約  
聖盛明曰舜約已而福延是務是以太平之福延  
長可不務乎桀紂所以亡謂不能節遏驕慾也堯  
法可不務為儉約乎

### 賞罰第九

酬功曰賞黜罪曰罰周禮曰刑賞以馭其威  
賞罰國之大柄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又漢書曰賞及無功無以勸善罰及無罪  
無以懲惡惟賞與罰不可不當賞一人而天  
下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罰之賞罰  
又當必信也有功者雖讐亦必賞有罪者雖  
親亦必罰故孔子曰治國制民不隱其親此

之謂也惟知此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矣惟  
天下之至公其聖王能之○按注末句疑有  
錯悞

夫天之育物猶君之御眾晉禮樂志曰或以為五

以上天化育萬物天以寒暑為德寒以成之暑以

如人君撫御庶眾德行君以仁愛為心仁以生之愛以養之故人君

也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以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日治  
親二日報功三日舉賢四日使能五日存愛故曰

君以仁愛寒暑既調則時無疾疫疾災也疫民皆

為心也六氣和也六氣不和則時無疾疫左傳曰天有六氣  
淫則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

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明淫熱疾風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也風雨



不節則歲有饑寒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應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

一雨又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十五日大雨言其均勻也又樂記曰

風雨不節則饑謂風雨勻則五穀登稔風雨不均則五穀不登稔不節不勻也故歲有饑寒

愛下施則人不凋弊

蓋謂人君體天之道以仁愛下施故寒暑調風雨節而民

無疾疫飢寒之厄故不至於凋弊也已上言教令至治之時民不犯法雖有賞罰無所施矣

失度則政有乖違

孔叢子曰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不能治也言若教令

失度政必乖違而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防故蹈於不法者多矣如此若非賞罰不能制矣

其害源開其利本

防其害源者使民各務其業此為其利本者使民不犯其法開

教民之道也或有不遵其教者則顯罰以威之明有賞罰存焉已下皆言用賞罰也

賞以化之

公孫宏曰罰當罪則姦邪止賞威立則當功則臣下勸威服也化勸也

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

後漢荀悅申鑒云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

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

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刑不濫而威立矣賞不僭而化行矣

既不僭不濫則為惡者知所懼而為善者知所勸矣適已而妨於道不加祿

焉漢祖之於丁公是適已者不惟不加於祿又且罰之不如是不忠之臣無以懲矣逆已

而便於國不施刑焉

漢祖之於雍齒是逆已者不惟不施於刑又且賞之不

是其沙上偶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賞者不語者皆叛矣

德上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文子曰功當故不以為德



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罪當故不以爲怨故書曰  
○按以上注中引文子語皆今文子所無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賞罰之權也  
此引尚書洪範之辭以證之也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蕩蕩廣大貌言賞罰得中不因喜怒故無偏黨之私則王道蕩蕩然如天地之廣大無極也故云此爲賞罰之權也權秤錘量輕重不失其平也

帝範卷三

帝範卷四

唐太宗文皇帝撰

務農第十

專力於事曰務關土殖穀曰農天生聖人爲天下主以務農立國以足食爲政凡一毫便於農者必極力行之也嘗觀諸詩而知周人重農之意矣詩曰曾孫來止以見君之尊嚴出入田畝而不爲屈也又曰嘗其旨否以見田畯之官相忘豆觴而不爲恥也夫擲風沐雨莫勞乎農沾體塗足莫賤乎農周之君臣從事於機襍之間交孚於閭里之所則當時爲農者安得不相勸勉哉然周人之意不止此也天子所命者農命官所先者農朝廷所加惠者農官府所分理者農下至州鄉閭巷婦人女子賤隸小夫歌詠讚頌亦無一不在



農隱盛矣夫自後世民不里居農非前世之  
 農勸相之方視為末務去而為游手棄而為  
 未作散而為諸侯之食客聚而為山澤之盜  
 賊漢復古意多方勸率免其租以優之設其  
 科以貴之民未知種麥則勸之種麥民未知  
 養苗則教之養苗春事欲作則鑄耕種之器  
 田務正殷則不行發卒令至其法之最良者  
 則自天子而下無不以農為務故國彊永而  
 民富康也嗚呼有國家者詎可不務農哉不  
 務則惰惰則廢廢則曠曠而民至遊矣記曰  
 國無曠土則食無遊民至於土曠民遊天下  
 何所倚賴周禮命遂大夫以正歲簡稼器修  
 稼政命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  
 其耕耨行其秩序命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其時事也太  
 宗之務農實得其本矣

夫食為人民天農為政本倉廩

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志廉恥

二字皆形近

知榮辱也故躬耕東郊禮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  
 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  
 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  
 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注南為盛  
 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東為少陽之  
 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于寶周禮注曰古  
 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  
 義有三焉一曰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  
 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  
 穡之艱難無違也今詳之禮既云天子耕南郊諸  
 侯耕東郊此為萬世不易之制也太宗何獨以為  
 東郊乎替之唐史禮樂志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  
 孔穎達議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  
 猶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



湯字偕

秩東作而青輅黛鞶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蓋高祖崩于貞觀九年太宗尚存故云吾方位少陽也

敬授人時書曰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孔氏傳云重黎之後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

天時以授人也又書曰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孔氏傳曰寅敬也賓導也平均也秩序也歲起於東而

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

國無九歲之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儲不足備水旱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也謂奪其農家無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謂文帝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謂妨其蠶績故也御扞也凡衣服被於體曰御

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廼盜賊遂軍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



什一之字勝

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勤民務農桑  
 今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  
 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  
 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  
 收斂並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  
 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徵遂上以遂年  
 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典上林禁苑官職親  
 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按注引漢書移書敕縣  
 脫屬字持兵者**棄堅就偽求什一之利廢農桑之**  
**基**堅實也偽虛也前漢楊惲傳曰惲有餘祿方糶  
 一也此言亂世之民棄實務虛競雖以一一人耕而  
 刀之末利所以廢其農桑之本**基也**以一人耕而  
**百人食**商子曰百人農一人居者危夫農者寡而游食  
 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而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蝻蝻蝻

蝻蝻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負其為害也  
 猶無益治也生之寡用之者衆如此

**甚於秋螟**螟蝗類食苗心之蟲說文曰吏冥冥犯  
 法即生螟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螟蟲為

害言秋螟者秋乃將登成之時有此**莫若禁絕浮**  
 蟲為害大也游食者多甚於秋螟也

**華勸課耕織**魏志劉馥曰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浮華者前

所謂求利廢農者也若不**禁絕**則游食末作者多  
 矣賈誼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

寒故當勉勸計課考其勤惰使女修**使人還其本**  
 織絰男務耕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俗反其真**東都賦曰折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  
 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

此之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既已禁其  
 謂也

本真則仁義之心生矣而**此務農之本也**如謂此方  
 貪殘之路永遠斷絕也



二者蒙上  
貴河以不  
生尤明也

情執似勝  
然与下意  
後抄亦情

畫刑不犯  
用畫書武  
帝犯此未  
引

務農之大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機。是制馭風俗之樞機也。此二者

子育黎黔惟資威惠。漢史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子育黔黎者黑也。謂人

首皆黑也。言為人君者當視民如赤子。然民之所趨。有善有惡。故其治之者。亦有威有惠焉。威以懼

惡。惠以懷善。故威惠相資。不可有偏。惠可懷也。恩故為制俗之機也。○按注史當作書。惠可懷也。恩

可以則殊俗歸風。毛詩序曰。家殊俗。又漢書曰。殊懷善。則殊俗歸風。方異俗嚮風。慕義又曹植孔廟

碑曰。殊俗解編髮。若披霜而照春日。晉荀勗省吏而慕義。即此謂也。

陽春此承上文而言。人君能惠澤流於下民。其下民之來如披寒霜而向春陽赴之者。其可樂哉。

謂恩惠能使威可懼也。威刑可則中華。情執也。懼伏人親之也。

也。軌車轆端曲木也。謂以威制強惡。如履刃而戴。即如牛馬懼伏於軌也。情之涉反。

雷霆。荀勗曰。畏之如雷霆。亦承上文。言也。詩曰。競競業業。如霆如雷。孔氏疏曰。競競。恐怖業業。憂危也。其危恐。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至甚也。以履刃戴雷霆。舉首搖足。動有所畏。不敢為非也。必須威惠並馳。此重言威謂威刑能使人畏之也。

用故云。必須並馳。偏於威則猛。偏於惠則慢。孔子曰。政寬則民漫漫。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又前漢刑

法志。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剛柔兩用。詩曰。不競不綌。不剛

育也。固當並馳耳。剛柔兩用。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此之謂也。競彊也。畫刑不犯。孔子曰。三皇設

綠急也。優和也。適聚也。畫刑不犯。孔子曰。三皇設帝畫象。而世順機。古者上刑赭衣。不純時人尚德

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耻。畫猶設也。犯于也。移木無欺。此指商君之事。案史記。商君之庶

也。移木無欺。此指商君之事。案史記。商君之庶

也。移木無欺。此指商君之事。案史記。商君之庶

也。移木無欺。此指商君之事。案史記。商君之庶



學始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嘗薦於魏  
 惠王不見用遂西入秦孝公既用鞅變法恐天下  
 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  
 者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  
 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論至德者不知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  
 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  
 其禮孝公曰善鞅既變法令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未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  
 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  
 子太子君刷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師  
 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鄉邑大治後封之商 賞罰既明則善惡斯別  
 於十五邑號為商君 威惠

不偏故賞罰明賞罰既 仁信普著則遐邇宅心 明著

也遐遠也邇近也宅定也言仁愛誠信 勸穡務農

則饑寒之患塞 男女耕耜種藝織紝紡績勸之課之使

矣 遏奢禁麗則豐厚之利興 文刺繡遏之止之使

豐厚之利自興矣 且君之化下 以人君行如風偃

草 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上

不節心則下多逸志 漢書有曰宮中好高髻城外

高一尺又荀子曰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

其肆君不約已而禁人為非是猶惡火之燃添薪



望止其焰忿池之濁撓浪欲正其流不可得也子孔

日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是也言君子當修身約已以化天下若不能修身

約已而欲禁民為非者正如嫌惡火之然復益柴

薪而望遏止其焰不燔忿怒池之濁而復擾其浪

欲遏止其流不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言而化矣

渾豈不愚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人

君能先正其身以卒下故不言而信不教而化矣

閱武第十一

閱簡也武兵事也左傳曰戡亂曰武古者明  
王雖享隆平之時亦未嘗不閱武以備不虞  
故周禮大司馬以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蒐舍  
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者前期羣吏  
戒眾庶修戰法也講修戰法既成專使大司  
馬掌之有賊賢害民者則伐之暴內陵外者

不則壇之野荒民散者則削之負固不服者則

侵之賊殺其親者則正之放弑其君者則殘

之犯令陵政者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者則

滅之故諸侯聽命蠻夷賓服也壇音善與輝

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怨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謂授民以凶之器

納民於事之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彫邦國雖安亟

戰則人殆雖安亡戰必危此之謂也好樂也彫殘

也亟急也彫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劉子曰

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其辭義大同言窮兵黷武  
人民凋喪而欲保全不其難乎上下危殆盜賊蜂

非通字此注



起而欲擬與亦莫得也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老子處荆

棘生焉故不可常用也且兵者守國之備故不可全除也故左傳曰不備不虞不足師也故農

隙講武習威儀也左傳曰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春

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

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蒐苗

獮狩四時之獵各也蓋古之兵賦出於農故講武

於農之四時時間隙以習上下之威儀也至三年大

訓治其兵事辨其等也是以句踐軼蛙卒成霸業吳按

越春秋越王句踐將伐吳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

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軼其士

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而為之軼句踐曰吾

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為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

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軼於軍士聞之莫

不懷心樂死而致其命軼尸子作式劉子作揖式

猶敬也式車之橫木句踐見蛙而俯憑徐偃棄武

車橫木以敬之論語凶服者式之是已徐偃棄武

遂以喪邦劉向說苑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

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

伐對曰大之伐小疆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

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理文王遂與師伐徐殘之

徐偃王將死曰吾修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

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術徐偃王時諸侯也又尸子曰王

此下脫注  
年治兵辨  
等列也  
是正文

句注作故何則越習其威句踐習術徐忘其備徐

王忘失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上闕以字引

其武備也言不預教練其民卒驅之以赴敵是猶委

棄之也又孫子兵法曰兵甲不堅器械不精練習



不熟是以其卒與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易繫

敵也與亦猶棄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弧弓也矢箭也世本曰黃帝臣揮作弓牟夷作

### 崇文第十二

崇尊也重也左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夫天以

文而化地以文而生人以文而會國以文而

建王以文而治天下以文而安反是則不得

其正矣蓋文者乃三才事物中和之氣也以

孝悌忠信仁義禮智廣充之天理存焉非絺

章繡句華浮藻麗之文而已如其崇重絺章

繡句華浮藻麗之文是為

晉成帝梁武帝李後主矣

夫功成設樂春秋晉文公敗楚于城濮傳曰振旅

愷以入于晉周禮太司樂曰王師大

獻則令奏凱樂注云大獻捷于祖凱樂以治定制

軍之功成之樂故獻于祖也

禮天下草昧未及于制禮天下既平非禮則不服

通定朝儀之禮禮成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

敬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又記

曰王者功成作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儒柔也司馬

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相如傳注有

道術曰儒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通

天地人三才曰儒夫禮與樂固從儒士之所興也

惟君子儒可興禮樂矣何謂君子儒真儒是已

左傳曰用真儒則無敵於天下豈唯興禮樂哉

風導俗莫尚於文尚加也宏廣風化導引習俗無

成俗其必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善大也敷宣政教

由學乎訓誨人民無大干

學校學記曰雖有至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

道弗學不知其善

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由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假藉也由以文術可與隆道德藉以學習可光顯身各劉子曰未有不因學以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言不藉于學習

何以得先顯其身耳 **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不**

**游文翰不識智之源** 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源謂本 **然則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 質形也蘊積源也

竹也言吳地有竹形端直堪作矢然無藉筈翎焉足成用筈是著弦處子華子曰疾如箭之脫筈又

劉子曰故吳竿質勁非筈羽而不美 **性懷辨慧非** 卽此謂也 筈音筈 ○按筈無筈音

**積學不成** 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天之理也懷慧解之靈性無學終不能大成劉子曰人性讓是

慧非積學而不成其義一耳 讓呼元切辨也

**以建明堂**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立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章有道也

**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為名化道天下之人使

天於陽德之施行取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也又五經通義曰天子立

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天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博覽百家** 謂諸子百 **精研六藝** 精至也研窮也六家之書

**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鑒古今** 端拱謂端嚴而

謂無所營治天下自 **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 安矣此用文之致也

**其唯學乎** 封禪文云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為稱首者也蜚與飛同揚也騰傳也言能飛揚英美之聲名騰傳茂實之德光耀無盡者惟學



之道此文術也此乃是文藝之道也斯二者遞為國用斯

者文武之事也遞更也猶至若長氣亘地成敗定

乎鋒端言兵疾之長氣徧地巨浪滔天興亡決乎

一陳滔漫也滔天猶言漫天也當此之際則貴

干戈書曰敵乃干鍛乃戈又曰稱爾戈比爾干干

關西謂之盾郭璞曰而賤庠序禮記曰古之教者

有序國有學又庠者有虞氏之學名養老之宮也

也序者夏后氏之學名大學為東序小學為及乎

海嶽既晏波塵已清天下既定則海水不波偃七

德之餘威左傳曰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安民六曰和

衆七曰豐財偃者息也臥敷九功之大化書曰九

也天下既定示不用也乃德政之致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

九敘惟歌注云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

利以阜財厚生正德以養民也當此之際則輕甲冑在

日甲冑而重詩書詩謂雅頌之詩非尋章摘句之

頭日冑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非文不治非

寫之書也關一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時亂則尚武時平則尚

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故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文文武之任各要合其

帝範

卷四

十一



也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書曰若網在綱綱者

二事者是為帝王大略之綱領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咸總也言安

廢墜總在於此古人有云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

勉惟終實難此商書說命之辭也說拜稽首曰非

以勉勸高宗克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言

終於善道也獨知行惡之君不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言聖

智之主不是獨良由大道遠而難遵孟子曰夫道

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邪徑近而易

餘師以此思之何遠之有遵循行也

踐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逕小人俯從其易不

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東萊先生曰始遇其易

禍之門也君子勞處其難不能力居其易故福慶流之

東萊先生曰先遇其難必以故知禍福無門惟人

自召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易曰

此豈非人欲悔非于既往孔子曰既往不咎又國

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以往惟慎禍于將

來易之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

慎終于始之大戒也故君子治未病不治當擇哲

此引東萊  
後易至此  
唐人以此







少人不怨也怨咎也功大過微德未虧虧妨也然猶之盡

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之道領此懷慚魯論曰子

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我雖平定

寰宇治育蒼生有功于天下亦有奇麗服玩行幸

盤遊之好不能盡善盡美每回沉汝無纖毫之功

顧此等之事甚慚愧于心也此謂高宗言何況汝並

履慶位直徑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如能崇

也緣因也業康泰身位平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

如放肆情欲以嗜邪淫必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

是基業傾危身位喪敗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

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商書伊尹申誥于

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誠

哉斯言此伊尹當阿衡之任曰天位艱哉一句其

激切之至也于此太宗深得此理惟憂惟懼故發

成遲敗速失易得難之痛誠也為人君者念哉鑒

哉不可忽也艱即難也



帝範卷四

帝範

卷四

四



臣執序  
御撰

蓋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生等  
於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  
普覃之惠迺中迺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  
誘之情無隔靡无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也常願甫殫微懇上

翊紫機爰須衆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則哲

志切旁求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亦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簪裾擢川

岳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也簪裾珩珮所以別貴賤左思蜀都賦曰近則

江漢炳靈代載其英蔚若相如瞻若君平毛詩曰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



助期日漢將蕭何昂羣英莅職眾彥分司莅臨也

知過万人謂之英孔安足文子曰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

易日聖人之但母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復已積忠

良猶且思垂勸勵書曰咸昔文伯既達仍加喻軸

之言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語涉理國

者軸也可以為相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列女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所至矣孟

子日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且夕勤

學不息師事子思遂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比

成天下之名儒也

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羣公列辟未敷忠告

之規論語曰忠告近以暇辰遊心策府穆天子傳

之策聊因煒管用寫虛襟襟心也毛詩曰靜女其

府也悅懌故綴叙所聞以為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亂

女美爰著十章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鄭玄曰

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亂治也思殷室之兩臣分

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

為兩卷謂伊尹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易曰六

情通為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繩準史記曰禹之

繩右規矩若乃遐想繇載眇鑑前脩楚詞曰謇吾莫不



棟梁而成大廈憑舟楫而濟巨川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唱和相依同功共體毛詩曰唱和女然則君親既立忠

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毛詩曰率由舊章事君

事父資敬之途斯一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臣主之

義其至矣乎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休戚是均

可不深鑒休美也戚憂也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

德雖明終假言而榮行漢書張良言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裨

導之益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說文曰裨倍益也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輕異

語為珍蒼壁喻而非寶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還歸遺其玄珠論語曰

異予之言能無悅乎周禮曰蒼壁祀天也是知贈人以財者唯申即目

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終身之福家語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

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若使佩茲箴

戒同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也

修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

與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微之士

所宜三思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庶照鄙誠敬終高德凡







公山章

守節章

李忠章

國徽章

目錄上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

使也四支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耳聽目視皆申於心故為心之使

也相須而後成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相得而

後成用君俟臣理臣俟君食上故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父資敬也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

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國故云未若也故虞書曰臣作

朕股肱耳目孔安國曰言大體若身余欲左右有人汝翼孔

國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余欲宣力四方汝為宣

之人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也孔安國曰布力立理故知臣以君為心君以臣

為體臣稟君令故以君為心君須臣力故以臣為體也心安則體安君泰

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外君憂於上而

臣樂於下瘁病也言心病則體病君憂則臣憂也古人所謂共其安

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構大廈者必藉眾

材雖楹柱棟梁拱欂櫨榑桷長短方圓所用各異自

非眾材同體則不能成其構言有棟梁欂櫨榑桷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

廣為國者急猶是焉謂人君欲理國者急必資其眾賢也雖人材能

天性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君臣同體則

不能興其業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故周書稱

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

離心離德不用也此其所以亡也言殷以離心而亡也周武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之臣雖少而心德同此其所以

興也言周以同德而興也尚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曰廣視聽四

方使天下無謂舜求賢使代已視聽於四方也昔

屠蒯亦云汝為君目將司明也汝嬖叔也杜預曰

汝為君耳將司聰也汝師曠也杜預曰軒轅氏有

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言有賢臣為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與絕楚詞曰君之萬方之事

不可獨臨故置羣官以備爪牙耳目毛詩曰祈父

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盡其臣故冕

旒垂拱無為於上者人君之任也晏子曰人君冕

見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

臣之職也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人漢名臣奏曰

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不能勿言

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

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志欲君

之安也韓子曰龍為蟲也擾柔而可撫而騎然而

人人主彘有逆鱗說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

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備負而已言君之侯臣欲

唯但備其負己乎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

周也必俟賢臣之力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各有處其位

者必荷其憂憂其所主事也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

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事主彘如手之繫身上下

協心以理國事協合也不俟命而自勤同體故也不求容

而自親協心故也則君臣之道著也臣主同體上下



臣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竭力焉稱材居  
位稱已之材稱能受祿而受其祿不面譽以求親  
不面譽其君不愉悅以苟合而與之合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左傳曰公家之利上足以尊主安國  
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揚君之美不以  
邪損正為正不為邪也不以私害公納公而見善行之如  
不及論語曰見賢舉之如不逮若鮑叔薦管仲  
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竭力焉稱材居

位稱已之材稱能受祿而受其祿不面譽以求親

不面譽其君不愉悅以苟合而與之合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左傳曰公家之利上足以尊主安國

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揚君之美不以

邪損正為正不為邪也不以私害公納公而見善行之如

不及論語曰見賢舉之如不逮若鮑叔薦管仲

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



有益於國務有濟於人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其益

國濟人故夫事君者以忠正為基忠正者以慈惠為本

故為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

非至忠也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也所以大臣必

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去小忠不

可兼行大忠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

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存若

小利則大利不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小利為大利之殘小忠為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而取

也大昔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

懈勤勞不倦死所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不為如土之性也

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多其功而不言不自伐其功也

此忠臣之道也尚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孔安國曰汝有善謀

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禮記曰善則

稱君過則稱已則人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

人作孝昌言曰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謂心



常托其不倦乎勞辱之事言雖有勞辱之苦見父

母體之不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

食憂思在心故忘其寢食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

而戴之樂之而不厭之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之恐

不從已故涕洟以感之孜孜為此以事其親焉有為人父母

而憎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人之事君也使無

難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言皆樂為之

逸而生其見委任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

忘也則不敢怨恨而加勤見君之委任則捨恩而

怨加勤此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革改也

為臣之道安危險易而改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

變其心志也欲君之善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

諫唯慮一德之有失恐君之過孜孜為此以事其

君焉有為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為親

所知是孝未至也親知然後事君而不為君所知

是忠未至也君知然後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

子之門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非夫純孝者則

不能立大忠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夫純



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

論語曰孝悌也其為人之

本與鄭玄曰言人有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而親

其本性則成功立行故甲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國大而故古之忠臣先

其君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君者親之

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

立親由君而得存家因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後家而先國昔楚恭王召令

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蘇管氏蘇名與我處常勸我

以道正我以義言常以為君之吾與處不安也不

見不思也苦其勸雖然吾有得也謂得其為其功

不細言勸正之功甚大必厚祿之乃拜管蘇為上卿若管

蘇者可謂至忠至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載地不可際測

言道之廣大无所不

苞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高而不可窮其際深而不可測其原

苞裹万物

道之放布无不

含稟授無形

千品萬物皆始於道

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

一握

言能屈申隨變

小而能大

小入无間大苞无外

昧而能明

外間而內

明也弱而能強

後身而先也

柔而能剛

卑而不

夫知道者

必達於理

理由達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權由明於權

者不以物害已

不以外物而害於已

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

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夫權道反經合義无所不通審其安危明其去就福



至不喜禍至不憂唯變

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

林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主忠立名顯而身榮

言

此道退居而閑遊潛道則江海山林之士皆服從於已以此道佐時而匡其君主則忠名顯而身先

榮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退謂閑遊故

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言道之所在者聖人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於峒山唐堯

見四子於汾水

老子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河上公曰道以無為為常

也侯王若守之万物將自化

河上公曰言侯王若能守道万物將自化

已也

以道佐人主者

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

不以兵強

於天下

河上公曰以道自佐之主不夫佳兵者不以兵草順天任德敵人自服

夫佳兵者不

祥之器

河上公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也

故有道

者不處

河上公曰有道德之

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

之河上公曰上士聞道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河上公曰

中士聞道治身則長存治國則太平欣然而下士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感於情欲而復亡也

聞道大笑之

河上公曰下士貪狼多慾見道恭敬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

莊子

笑不笑不足以為道

河上公曰不為下士所

莊子

曰夫體道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言體道之

人隨物變化故自天

一心定而万事得

事得由文

子曰夫道者無為無形

湛然安靜

內以修身外以



埋人言理人修身皆資於道故君臣有道即忠惠君惠而父臣忠也

子有道即慈孝父慈而子孝也士庶有道即相親更相親愛故

有道即和同無道即離貳言人有道者雖踈遠而必和同无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由是觀之道無不宜也道周萬物故所托皆

也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纔自足也天下行

之不聞不足道濟羣品故皆足也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

福大取焉則大得福言福之大小在道者所以正

其身而清其心者也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矣故道在身則言

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夫言行合宜忠孝得節皆由於

道故君子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言道明自廣遠如日

守之也月臨天下无所不至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驚千里不

能移其處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內晷景同故其處不移道亦然也

其趨捨禮俗无所不通道能通於萬事是以容成得之而

為軒輔傳說得之而為殷相得謂得道故欲致魚者先

通水泉澗而魚自至欲致鳥者先樹木欲立忠者先知道

知道而忠自立又曰古之立德者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

心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志言立德之人志托於道貧賤之辱尚乃忘

之則名利之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以道榮豈能動也

之則名利之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以道榮豈能動也

之則名利之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以道榮豈能動也

之則名利之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以道榮豈能動也



故靜而無欲志清靜而無所欲也澹而能閑心恬憺而能閑逸也以此

修身乃可謂知道矣言能以此六者修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矣不知

道者釋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其不知道之所以有而求其已之所

未得物也神勞於謀智煩於事外故也福至則

喜禍至則憂禍福萌生終身不悟此由於不知道

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山高而後有雲雨也水致

其深而蛟龍生焉水深而後有蛟龍也君子致其道而福祿

歸矣道成而後有福祿也萬物得其本則生焉百事得其道

則成焉本亦道也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為夫

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為臨燭四時之有代謝而豈有私也哉忍所私而行大

義可謂公矣夫志士仁人佐時匡主順天地之道行公正之心不以親暱而變其情不

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誅其弟石碣戮智而用其子行大義而殺其親如此者可謂公矣智而用

私不若愚而用公愚而用私彌長其邪人臣之公

者理官事則不營私家營私家則官事不成在公門則不言

貨利言貨利則公門不正當公法則不阿親戚阿親戚則公法不行奉

公舉賢則不避仇讎避仇讎則野有遺賢忠於事



君仁於利下言人臣之公者事君則盡忠利下則盡仁推之以恕道行

之以不黨伊呂是也伊尹呂望也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君子羣而不黨

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殷周

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唯公可以當此一焉唯公

心可以奉國唯公心可以理家言无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公

道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神明不勞而姦

邪自息也私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皆虛詐故雖繁

其刑罰而姦邪不止也故公之為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正公

无私其事易立故出言夫心者神明之主神非心雖少而所用則博也

以心萬理之統也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也動不失正天地可

感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其心言動發心神不失其

正則雖天地之大亦可感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之君子樹德立功者莫不先正其心也

夫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

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

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无怨者以鏡

水至公而無私也鏡水至公猶免於怨而況於人

乎言人能公正者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

則必不能怨也

臣軌

止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

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言榮辱隨其所行夫榮辱者

禍福之門也禍福由榮辱而生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一曰

萌芽未動形兆未見謂事未發之時照然獨見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

之處謂使功格上天德流後裔也天下稱孝焉稱主之孝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虚心白意白謂潔白進善通道通有道人於其君勉

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勉謂勸勉論猶曉也長策若張良入難陳平六奇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曰將順其美鄭玄曰善則稱君又曰匡救其惡鄭玄

日過則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伐猶取言

功事立雖由於已而皆歸稱已也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卑

身賤體夙興夜寐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進賢不懈進舉賢良

而不數稱於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

國家往古行事者謂往之君所行之事如此者忠

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謂察見其君有成敗之事則早

設智謀以引而復之君若已有傾敗則引塞其閒

塞君為惡絕其源絕君為過轉禍以為福令君終



世無憂能轉君昔時之禍以為今如此者智臣也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文謂簿書也職主也辭祿讓賜不

受贈遺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讓而不受也衣服端齊食飲節

素守其廉潔不為奢侈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

不諛雖國之昏亂臣真正醜任奸用邪而不諂諛以曲從君意然而敢犯主之

嚴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

行夫昏虐之君好行誅戮怒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而能不憚嚴顏而言過失不辭身死冀護國

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祿安其所居之官營如此者直臣也是

於私家不務公事營私家之榮懷其智藏其能不

之以匡主其君也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言君思其

良策同於飢渴猶不有盡節以告之也容容乎與代沈浮上下左右

觀望容容自安之見左右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

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言進退隨君隱而求

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隱猶私也言私

之物而進之以快其主之耳目心意也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

後害言苟得與君合志同為如此者諛臣也三曰

中實詖險外貌小謹內慢而巧言令色論語曰巧

外恭也

臣軌

止



矣又心疾賢疾害賢能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

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冀已意使主妄行

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皆由進人退人不實故也如此者奸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

成文章能令是非无定所也內離骨肉之親奔宗族也外妬亂朝

廷陷良善也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威威權皆在

由其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發已情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黨以富其家業也又復增加威權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又增已之權矯主之命而如作威作福以自尊顯也如

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進諂媚之

之行而使其君陷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讒佞人共為朋黨以蔽主之明

不得使其入則辯言好辭諂於主也出則更復異其言

彰著也君使白黑無別是非无間間猶隔也言能點

使白黑是非無隔別也候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

境內聞於四隣謂候伺君之行事諂毀以為成其惡

使主之過惡彰布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

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參而下理

生則見樂為人死則見思為人此人臣之術也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

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

易曰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

易蹇卦六二爻辭也王輔嗣曰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

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

人臣

之所以蹇蹇為難

臣之事君鮮能忠正故也

而諫其

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

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為也

忠臣則必諫其君

春秋

傳曰齊景公坐於遯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杜預曰君臣

亦然杜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

其否以成其可杜預曰君之可也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人無爭心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杜預曰詩頌殷中宗

和齊可否其政如羹警戒且平也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

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

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余以為

何如余汝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

夫子奚疑焉奚何孔子曰鄙哉尔不知也昔万乘

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无過舉言舉事无過失也

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也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

危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

則祿位不替替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父有諍

子不陷无禮孝經曰父有諍子則士有諍友不行



不義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不離於令名也

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

君命奚詎為忠也

言其不得為忠孝也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鄭玄曰委

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為善惡只為惡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

新序曰主暴不諫

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

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為忠勇見

過則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

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之諫而不用則

以死繼之可謂忠之至也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

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

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也

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

公曰善

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諂者不通罪至死

謂者官各

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諂說苑曰從命利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

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

命病君謂之亂

夫臣於人者不其難乎察通變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後可以事其君

矣故論語曰君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

有能盡言

穰

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其社稷也

有能盡言

於君

謂盡忠貞之言於君無所藏隱也

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謂能

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

君不能不聽

必

君也其有能率羣下以諫君

羣下謂也

君不能不聽

必

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由其用諫故也竟能尊主



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返君之事謂奪君

歸之於正義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

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所貴

也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又功不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

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

之勇也眴猶動也入深泉刺蛟龍抱龜鼉而出者此漁

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

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不辭者此武士之勇

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辨以犯君之嚴顏而雖有乘

軒之賞未為之動杜預左傳注曰軒大夫車後雖有斧鑕之誅

未為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於此五者以忠

臣之勇為貴也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

之臣公正之士廣廷作色犯主嚴顏不顧乘軒之榮不憂斧鑕之戮而使國安人泰理定功成道著

當時名流後代故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

於道矯枉正非矯君之非救上之謬也救君上之謬誤

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理害於事則危

國不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鄭玄曰相扶主者也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諫則无傾危也



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興貴在諫

君父有非臣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不可得

孝經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

臣軌上終

臣軌下

誠信章

慎密章

廉潔章

良將章

利人章



誠信章

凡八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惑期言能忠誠信實者則

人皆誠信者即其心易知

言無誠信者則不可知矣故孔子曰

為上易事為下易知

上有誠信則易事下有誠信則易知

非誠信無

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取親於百姓

人有誠信則君

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

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懷疑而不信

言君臣誠通者

則暗合而無疑誠異者則雖近而不信也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者言不可行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哉

鄭玄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着之軌因轅端節之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為功大矣

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皆待信而成故曰人也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地行不信則

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

暑暑不信則其物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

不堅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

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乎

言人不可

以無信也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有傾危也父子不信則

家道不睦

失孝慈也

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

無恭友也

朋友

不信則其交易絕

不能久也

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者

其唯信乎

信則終始不二

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襲猶服也

則

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

暢亦服也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

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智焉

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服而良則沒佚

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

士不信而智則虛詐也

之豺狼不可近也

夫士无慤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為亂君父師比

豺狼而縱虐其可近哉

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

矣

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

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鄭玄曰言人所

特急者食也信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體論曰君子修身莫

善於誠信言誠信乃修身之本夫誠信君子所以事君上懷

下人也懷歸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

厚焉四時不言而人與期焉有信也此以誠信為本

者也故誠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所貴也天地有誠

信然後萬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傅子曰言出於

口結於心結謂纏結守以不移故立其身謂守其前言而不移易也

此君子之信也故為臣不信不足以奉君為子不

信不足以事父奉亦事也言事君事父不可以无信故臣以信忠其

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則父子之情

益隆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君臣之道離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情衰薄也

夫仁者不妄為為得其時智者不妄動動合於禮擇是而為

之不為非也計義而行之計合於義而後行之故事立而功足恃

也身沒而名足稱也由其動為不失故也雖有仁智必以誠

信為本故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言雖有仁智苟无誠信則

不可以為君子也以詐偽為本者謂之小人言小人必无誠信也君



子雖殞善名不滅身沒而名揚也小人雖貴惡名不除位隆而惡著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慎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謂若曾參顏回之儔謀慮機權不

可以不密謂若孔光陳寵之儔憂患生於所忽忽輕也周書芮良夫曰惟

禍發於人所忽也禍害興於細微言禍害之事皆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

焚邑也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

雖終身積悔其可及哉故孟德長恨於英雄智伯永慙於水灌也故言易洩者召

禍之媒也事不慎者取敗之道也明者視於無形

聰者聽於無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於未成不

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



虞易曰思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

避其危為所非為必致傾危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

日行不遺已之患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唯智

者能之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故恐懼戰競所以除患也

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身為善一言敗之可不

慎乎失之毫釐差已千里成之難毀之易夫口者

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論語曰駟不及

口古鄭玄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之不及也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

不當反自傷也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言出於反自傷已同於兵刃也

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邇近也若

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韓

伯曰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言於未覩未聞之前而戒懼之故能免於患難

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尤為顯見以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

是故君子慎其獨獨謂獨居在獨猶慎況於事君乎况

於處眾乎言事君處眾則慎之彌甚也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

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隨

言而美惡影隨身而短長以言者所以召響也身喻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



者所以致影也

言之所以召譽自所以致影亦猶然慎之所以致福慢之所以召禍

也 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身將有隨之

而涉也言

禍福之理既由人而興故當慎汝之言慎汝之身

昔賢臣之事君也入則

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

人或問之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

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其稱君過則其稱已也

其進人也唯畏人

之知不欲思從已出其圖事也必推明於君不欲

謀自已造畏權而惡寵

畏其威權惡其貴寵而不欲居之

晦智而

韜名

晦其深智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也

不覺事之在身不覺

榮之在已

言能混齊榮辱

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

我密其裏

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外乎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乎

不慎而慎不

恭而恭

或於無形

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

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

口知謂口言也

故大慎者

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門昔孔光稟性周密

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謂進言於其君

也削草藁者懼其事洩於外

冰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

言其義慎淡也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溫室殿各也

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

捨溫室之樹而別以

他語

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過享其



榮祿

尚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為天之德也人能體則天與之時所謂用天

之道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

財所謂分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毀廉

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傷其身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

廉言所為必合於道也

知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為吏者

枉法以侵人

言知為吏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為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

也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

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故為寶也

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



有而求之雖強不得越分知者不為非其事廉者

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是以遠害而名彰也故君子

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

位不如德尊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劫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必踐傾危之災故富財

不如義多高位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不如德尊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人其以子為恪且不顯國也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文

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

欲與國人同其好惡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

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若唯自得則不

足以行矣若獨貪於奢侈好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

文章謂錦綺之屬也仲孫慙而退韓宣子憂貪叔向賀之賀其

貧也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

德於後今吾子之貪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

福之道也吾所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

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杜預曰玉人能治玉者也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為寶余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公儀休為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  
人爭利爭商賈之利也受大者不得取小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客  
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  
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  
給魚言已為相之祿足以自給其魚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  
者吾故不受也

###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

恃之以禦侮也

兵者將之所恃也

恃之以勝

敵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

推其誠心於將

將之求勝

者先致愛於兵

致其慈愛於兵

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

豐厚之不役力以為己不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

外存憂恤

將愛兵之道務使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為己不可貪兵之財以殉其

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

昔竇嬰為將置金於廊下任

士卒取之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為  
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



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者體也言兵將共心為一體也

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

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必以其身先於

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軍井未達將不

言渴達謂徧得汲也軍幕未辨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

矢石之間所以齊勞逸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

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

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

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若將無子弟之恩則

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鬪

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言

得衆心為貴也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率下而不

得其死力乎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則雖曰木石猶感應矣況以仁愛率下而不得

其死刀乎言其必得之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

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謂

地高下制其避就之形也兵因敵而制勝謂因敵虛實制其尅捷之勝也兵無

常道隨時之變水無常形任地之勢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

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

者謂之



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善將者能

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乃虛兵之氣以

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察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

由之故不可不察昔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為勝吳子

曰兵以整為勝武侯曰不在眾乎武侯之意以對眾為勝矣

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

有百万之師何益於用杜預左氏傳註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所謂

整者居則有禮有軍旅之禮也動則有威有征伐之威也進不可

當退不可追進退不失其宜故也前却如節左右應麾謂得前却

之節應左右麾也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

用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

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决疑此將軍也軍法合戰則將自鼓

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

亂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

材也受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

主宿謂止宿鼓以進之援枹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

四義者百勝之術也謂得百戰百勝之術夫攻守之法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



攻也

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待之無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

不可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防求防如此者守則

不可攻攻則不可守

我守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已也

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為人所擒必為敵人所擒虜也昔子

發為楚將攻秦軍絕饋餉軍中饋餉無後繼也使人請於王

因歸問其母其母問其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

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

以其絕於饋餉故用升分粒言不能全升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菽大豆也又問曰將軍得無

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藜藿黍粱牛羊曰藜犬豕曰黍也後子

發破秦而歸母閉門而不納怒其失為將之使人

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

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

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五焉士卒

懷其恩德故至於戰陳各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

者書曰峙峙乃糗糧孔安國曰王又以賜軍士軍士

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嗑嗑咽也士卒如有飫容飫懷

其恩也戰自十焉一當敵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

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藜藿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



死地而康樂於其上死地謂升分救粒雖復得勝

非其術也言非為將之道術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

然後得入及後為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能齊其勞逸安

危也人懷恩德爭先矢石爭先犯遂功名日遠若子

發之母者可謂知為將之道矣昔趙孝成王時秦

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曰括不

可使將也言括之才不任將帥始妾事其父括之父奢父時為將

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

其所交者以百數者以友道交之大王所賜金幣者

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不獨受受命之日不問

家事專於君命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

也軍吏無敢仰視之者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王所賜金帛

婦悉藏之不與士率共之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欲取

自父子不同執心各異奢仁惠括貪虐願王勿遣勿遣代

王曰吾計已決矣謂用括之心已定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

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已也王曰不也言

不使罪相及也括遂行代廉頗為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

括死軍覆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



制故以覆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  
為文也  
可謂豫識成敗之機也

王曰昔情曰夫夫  
文子不同  
盡心典軍  
士大夫  
命之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

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為黔首也

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

左傳曰天生為君人而樹之君

不能獨化故為臣以佐之

書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焉可不安而利之

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事主則思

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處前而後不怨

言君子既能利人安

俗故居上而下不以為夫衣食者人之本也

人非衣食

不生故為人者國之本

國非人不立

人恃衣食猶



魚之恃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

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食則我

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皆引

也是以為臣之忠者先利於人利人然後管子曰

佐國之道必先富人富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

之君法制不一不相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

多言國富粟多乃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貴其勸

農之急必先禁末作末作謂離末作禁則人無遊

食人無遊食則務農務勸務農則田墾墾田墾則

粟多倉廩粟多則人富百姓是以古之禁末作者

所以利農事也末作妨於至如綺繡纂組雕文刻

鏤或破金為碎謂雕文或以易就難謂綺繡皆非

久固之資徒艷凡庸之日如此之類為害實深故

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

貧但常入之情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本

謂末作農功末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為此也為弃本故

善為臣者必先為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

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



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為國者不勞其人猶為

也理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徭輕賦以廣人財

謂省人徭役也不奪人時以足人用論語曰夫入

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

父母貧言必同其故入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

也人匱者非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誰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

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

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餘一年

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卅年耕而人餘十年

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飢

色者誠有此備也有此勸農之備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

忠臣之思利人者務在勸道家給人足則國自安

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喻涉水之舟航比

翔空之羽翼管子曰齊桓公鞅曰孤之有羽翼也故至神

攸契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於寤

寐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易其同體

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麴蘖



鹽梅未可以方其益

書曰若作酒醴亦惟麴蘖若作和羹亦惟鹽梅也

諒

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因斯以著是知家與

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每

以宮闈暇景博覽瓊編觀往哲之弼諧視前言之

龜鏡

書曰允迪厥德蕙明弼諧

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卷循環庶

令匡翊之賢更越夔龍之美

夔龍皆虞舜之臣也

爰申翰墨

載列縑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也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也

務守

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為行懷慎密以修身奉

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書曰臣下不匡其形墨論語曰

因人之所利而利之也

自然名實兼茂祿位俱延

莊子曰名者實之賓

榮不召而來辱不遣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

本戒慎者集慶之源若影隨形猶聲逐響

書曰惠迪吉惠

逆凶惟影響

凡百羣彥可不勗歟

臣軌下終

垂拱元年撰







